舊夢重申

文：老海 畫：李家裕

解放後沒有新舞客

「帶筱胡蝶出場的人已有。」

「很好。」

四眼漢走了，這時舞池中多兩個舞女司茹的，謂之「廣告舞」，小呢對其中一個穿黑旗袍的有些面善，後來想到兩年前與她上過床，名字雖已忘却，也感到自己混帳，玩過的女人太多了。五分鐘後，四眼陳帶了一個端小如香腸墜的舞女來，說叫白蓮。小張問她此前在什麼地方做的，答道：

「我在『大東』做了三個月到此地，在此地也不長了。」

「又要到何處？」他問。

「舞場的生命不長了，張先生！」她矣着道。

「是的，快擇人而事。」

「解放後沒有新舞客。」

「却有新舞女。」

「今天進場的筱胡蝶，以前是北里名花。」

「我對北里涉足得少，她的姊妹淘是爺親，今天我也要叫她坐枱子。」

「捧場！」

「我沒資格捧場呢！」

「不要客氣，要不要跳舞？張先生！」

「不跳了。」小張想到她太矮，低適宜「跳田鴨舞」而已！

這時筱胡蝶給四眼陳帶到小張桌畔，坐着一個肥碩的「長衫客」，看來年過半百了。筱胡蝶服飾炫爛，大鑽戒在熠熠發光呢。小張問白茵本姓名是白茵嗎，答道：

「這是我的藝名。」

「你用『藝名』兩字很好，是受過教育的。」

「我祖在道光女中讀過初中。」

「我對道光女子中學有印象，那塊『招牌』是馬公愚寫的。」

「我見過馬公愚，他留着鬍，是青家。」

「爲什麼不再讀高中？」

「家道中落，張先生，你高大，我不配伴你跳舞。」（二八六）

二七四：小型舞會

又過搖搖頭，然後和史提芬相視而笑。

「慈這從香港來不久，以前，她也在一間大商行做事，跟你是同行呢！」梁欣對史提芬說。

「那好極了，以後得多多向你請教！」史提芬說罷，遞了一張名片給文慈。

她一看，才知道史提芬是多倫多一間大商行的經理。

「你是大經理，我只是一個商行的職員，應該是我向你請教才對呢！」文慈說。

「吹呀——你們把我悶死了！切蛋糕吃吧！」梁欣又叫起來。

「OK！今天是你生日，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。」史提芬拉着梁欣走到了大蛋糕前。

她的同學已在蛋糕上點燃了臘燭，大家爲壽星女唱生日歌，然後，在一片掌聲中，梁欣吹熄臘燭，切開蛋糕。

吃了蛋糕，自助餐也開始了。

爸爸媽媽爲客人們準備了豐富的食物，中西齊備。

吃東西的時候，梁欣和史提芬表現得很親暱。

史提芬不斷爲她取食物，梁欣更常常把自己碟子裡的食物往對方的碟子裡放。

文慈把這一切看在眼裡，她不禁在心裡羨慕起梁欣，慶幸她找到了這麼溫柔體貼的一個男朋友。

九點半左右，客廳的燈光調暗，音樂響起來，一個小型的舞會開始了。

史提芬請梁欣跳第一隻舞，他們的舞步輕盈，而且很有默契。

跳完舞，史提芬還在一班年青人的要求下，吻賀壽星女。

迷霧 陳浩泉

二八六：兩套歡宴二美看燈

「你怎會究然回香港，電話也沒打來？」漱芳突見其禮出現，甚覺詫異。其禮吻了她：「我應高雄機械工程師余望江之約，前天飛兩部月潭，細看了平時疾馳而過的支線公路。他擬有私鐵計劃，是去日本考察歸來的設計……。」這時女傭出見，漱芳吩咐：「現在還不到六點半，大少回來了，我們出外吃晚飯；再回老太爺那裡去。」

「好人，明早去吧，我今夜住在你這裡！」其禮嬲她，漱芳捉住他的向身上磨：「對不住，不巧！你說的大蟒媽來了，我須陪她睡。」說罷大笑，其禮更覺她雌性之美可人。摟住她道：「總之，你招扶我冲涼。」漱芳扶他進浴缸放水，見他「暴怒」，用力打了一巴道：

「難道你這幾天沒搞過？」——「那有時間呀？」漱芳同他「握手」——「你浸浸吧？我去收拾，你出來就着好衫，一同跟黛安娜小彼得出外吃，在酒樓碰面？」其禮反對，漱芳道：「不好，兩老這兩天還吃着你！黛安娜和我，聖誕後都沒去過愛谷！」

其禮便在浴缸邊上拿起電話撥給黛安娜，正好她接到：「沒想到！彼得陪奶奶爺爺吧，夜晚不出街了，你說過地方，我去等你們。」其禮匆匆說：「吃好點的打邊爐，今晚冷，比台灣冷。」黛安娜說：「漱芳喜歡新開蜜流園，她開車去過多次，我七點到。」其禮出浴，告知黛安娜電話。漱芳說：「我開車，吃完我一人回來休息。身上來了，很困乏。」

「三夫妻」在蜜流園相見。其禮好笑道：「這是日本名脫星的名字，都被取名作新酒家了。」三個坐了環上長形貴賓廳，點了肥牛片、生蠔等等，黛安娜吃到一半，才知今晚他回大公館——「我不方便！」漱芳坦然說。

談及建台中支線「私鐵」，漱芳肯定地要其禮取消這個念頭，「除非給有勢力的幾個大頭鬼乾脆，否則海外集資私辦，不可能。就是半官半商，也不可能了，小蔣在，還可商量。」

「雖是一盆冷水，但的確難。而且集資是個大數目！」其禮說：「明早聽聽老太爺的意見，可能也反對！」漱芳說：「現在的情勢變成三岸不容易合一了！」吃完已九點過了，漱芳獨駕車回半山，其禮坐黛安娜的小本田返公館，見了父母和孩子。黛安娜在坏上表示要生個女兒，其禮道：「聽其自然好了。」

次日午間得知曼麗和珮姬已到，她們住喜蘭敦，他六點偷開美步行至天星輪，讓她們先登香港，「寫紫千紅都是癡」的海上夜景：「這就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，實是第一！」

二八六：引起食慾

李太曰：「好矣，摸夠矣！」

阿占曰：「又有蝕本，摸下都唔得？」

李太曰：「你摸了好耐矣！」

阿占曰：「摸多一陣喇，依娃，我諗你D陰肉更加滑溜！」

李太打了阿占一掌，曰：「癲便宜！」

阿占曰：「陰肉乃是不見天之肉，不是話你下身，明冇？」

李太曰：「你狡辯，好囉，放開我。」

阿占曰：「唔得，我不放！」

一邊講一邊圈隻手到腋下，摸到一片苔苔之物，十分醒神也，阿占嘆曰：「眞正斗，怪之得一大片黑影喇！」

李太曰：「乜一大片黑影嗜，你冇？」

阿占曰：「你知不知你着件白袍，燈光一照，你腹下有一大片黑色呀？」

李太嗔曰：「你冇者耶？」

阿占曰：「我有，不過冇咁大笪！」

李太曰：「大笪又點嗜！」

阿占曰：「引起我食慾，係矣，我帶了禮物來送畀你也。」

李太曰：「乜禮物嗜，又不見你攞來？」

阿占牽了玉手到一處，曰：「此乃我送你之禮物也！」

大出阿占意料之外，李太老實不客氣，一手揸住，曰：「乜你以猪腸粉作禮物者耶？」

阿占曰：「不然，此乃百駅星！」

李太吃吃笑，曰：「不是大蕉耶？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

愛滋狂人

田長歌

一七一：老卜故技重施

老卜更大的顧慮，是身邊人，妻子。不錯，船廠大股東葉雅鳴，已是自己的身邊人。過去，三十年前，他不惜用卑鄙手段，消滅她的丈夫，娶之爲妻。從此，他閉門一家親，龐大的造船廠，已是卜氏天下。

可是葉雅鳴嫁他後，發覺前夫遺水過難的一些可疑蛛絲馬跡，但後悔已來不及。她只好掩埋良心，不作追查，做卜萬昌的「賢內助」，替他生兒育女。

此婦人以平凡家庭婦人作掩飾，另有一套，她抓緊老父遺留給自己的船廠百分之六十股份，秘密收藏。

至于實權，她可以放給卜萬昌。但有關重要的決定，如老卜要以船廠的灣仔地產，和資金搞汽車城，以卜氏旗幟開業。她不反對搞汽車城，但堅持卜氏汽車城，一定要隸屬于葉氏船廠大旗之下，卜氏是小旗，在法律上、眼目上，它一定要讓葉氏船廠管轄。卜萬昌沒法子，只好屈從。

老卜有想過謀害妻子，而謀奪其擁有的百分之六十股份嗎？他也許有過。

但葉雅鳴不蠢，她把股份與一封遺囑，交律師保管，聲明——如她不在人世，葉氏船廠股份遺給長子卜獻民。

如此一來，老卜揸頸就妻，從來不敢違悖她什麼。當然也不想謀害。

也許，這亦是她御夫的絕招。

而油瓶子獻民，得到老卜的器重，讓他坐公司高位，也是她的股份發生作用。

但是，到最近，引起老卜對獻民的殺機，也是股份發生作用吧？

對了，當獻國從美國回到香港，他特別仇恨擁有幸福家庭的大哥，聲言要奪回讓大哥搶去的卜家事業，和他拋棄的素菲，還有兒子。

他向老父表示効忠——今後有所爲，要爲老父好好幹一番事業。

如此一來，老卜三十年前對付梁永年的手法，又使用出來。此老，對這手法有經驗嘛。

獻國做執行的人。

族家市城 辛劍

二八六：感到異常幸福

「這又會有什麼麻煩呢？」女兒又問。

「因爲即使我同意，而中國領事館方面却反對，我也是沒辦法的。」巴耶夫想了想又說，「乖女兒，到這時候，我可能也是愛莫能助了。」

「這是將來的事了。」女兒天眞地拍起頭，「爸爸，趁在中蘇關係還未弄僵之前，我和他馬上結婚，不就得了？」

「他明年畢業了，有了工作，你們是可以結婚的。」爸爸若有所思地說，「我只担心，未到他找到工作，中蘇兩國關係已弄僵了，這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不會變化得這麼快吧？」她像在對自己說，「命運在作弄着我們這一代，爸爸，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？」

「我的乖女兒！」巴耶夫疼愛地撫女兒的頭髮，「你們這一代是太幸運了，沒有經過太多的戰爭洗禮和折磨，實在談不上公平不公平的。形勢變化的快與慢，有時是不會爲人們意志所轉移的，一切都要順着形勢去做去思忖好了，就你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「爸爸，你眞好！」女兒很感動，兩眼閃爍着淚光。

「阿達沙是眞心待對你的嗎？」他試探道。

「我對他的資料，可以說是挺有名氣的武術家。在此，我向您介紹一些有關他的資料。

萬籟聲，原名萬常，字常青。號自然山人，道號玄威。生於湖北武昌郭仙鎮。曾任兩廣國術館館長、湖南國術訓練所所長、廣西大學體育系主任等職。

萬籟聲十七歲時考入北京國立農業大學森林系，畢業後留校任教期間拜本校武師趙鑫洲（然門功夫以其演特打法稱譽於武壇經久不衰，杜心五系自然門始祖徐奏子的單傳，藝冠武林，後又單傳於萬籟聲，萬籟聲八載苦練，受益其衣鉢。

後來，萬籟聲又遵照杜心五的旨意拜在少林和尚楊證藝的高徒劉百川門下。劉百川的武術源流，屬於北派少林羅漢門。他將技擊精華：羅漢神打、小羅漢傳於萬籟聲，與此同時，也授他少林童子功和四科治法。

解放後，萬籟聲定居福建省的福州市行醫並教長武術，也曾多次代表福建省參加全國性的武術表演及比賽。他雖然身居小巷，但名聞來求教造訪者眾多。據說八十年代初期，美國虎派太極拳法祖師盛鼎其高徒不遠萬里專程來拜訪了他。（曉陶，新九一五八九）

福建萬籟聲

武林一高手

師承多門

造訪者頗多

墨天曉先生：

我的家鄉在福建，小兒回鄉期間認識一老，要介紹小克與一武術家習武，此武術家名叫萬籟聲，據說是挺有名氣的，不知事實與否，請先生指明。

武迷之父

武迷之父先生：

福建的萬籟聲，可以說是挺有名氣的武術家。在此，我向您介紹一些

醍仙

雲玲鵬・文 占秋風・圖

第四回：羅漢升天

「神醫」智湛臨行吩咐過，善心體弱到了極點，在沒有得到調理之前，還得想方設想補元。他咽不下食物，甚至不能灌湯水，但也不是全然沒有辦法；他囑託耿教頭，在他的頭頂上懸掛一個酒囊，一個用羊胃造的皮囊，盛上羊乳，一點一滴地往他的咀裡滲透。這樣，善心眞能賴以苟延殘喘。

一天一夜過去了，善心昏迷如故。他的生命暫時得到延續，但一點起色也沒有。

方丈表面似很平靜，但心裡暗自焦急。智湛請師傅是希望之所寄，如果能奏效，那是佛祖的德蔭，萬一……他不願意往這方面想，也不願意在人前提起這晦氣話。

他悄悄吩咐工匠房在塔林裡造一尊新塔，却不表明是怎麼樣的用途。

塔，是佛家的歸宿。俗氣一點說，是高僧的墳墓。高僧圓寂之後，經火化，或留下一些「佛骨」，或留下一些發磷光的晶體——人們叫它舍利子，珍重置放塔內，這就是最完美的功德。

方丈他當然渴望善心能復元，但一方面，他已經爲他準備着後事了。

耿教頭至愛的眞徒就是善心。到了這地步，那怕是藥石亂投，他必須盡力去嘗試。這一天的深夜，他摸索起床，在床底下刨開了一層浮土，挖出來一罐東西；他打開蓋子，放到鼻孔嗅一嗅。

他閉上了眼睛，現出復陶醉的神情，少頃，他立下主意，提着那罐子往棍仙殿走。

他走出房門，想不到方丈就在他的後邊。方丈原想找他商量一下救急的辦法，但是，看他那閃縮的神情，心裡有了個疑問，也就不聲息的尾隨着走。

緊那羅王殿一點聲息也沒有，只有善心孤寂地在板床上躺着。耿教頭輕輕地推門進來，走近善心，打開了善心頭頂的皮囊蓋子，將那罐子裡的汁液傾倒進去。這胡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？門外的方丈實在狐疑！

（一二）

二七一：想起冰琪的說話

美兒一心以爲，工廠少工開，陳國洪會生性一些，另找一份工做，不會再賭的了，誰料他因爲沒有工開，更加清閒，也就賭得厲害，有時找不到麻雀脚，就去麻雀館。

陳國洪很夜才回家，一回來就像死蛇爛鰍，一躺上床，就呼呼大睡，再也不理會美兒的生理需要。

美兒看到了身邊的丈夫，想起了白天冰琪勸告她的說話，禁不住臉部發熱。

原來她把處境告知冰琪，冰琪勸她去做應召女郎，一個月賺它五六千元也好。

冰琪說：「這怕什麼，香港地，這種私家地方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既可以賺錢回去帮助家用，自己又可以得到快樂，嫁着這樣的爛賭丈夫，你替他守生寡，那才是自討苦吃呢！」

一個六口之家，現在完全負担在美兒一個人的肩上，丈夫理也不理，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這幾個月來，她眞眞正正體會到貧窮的滋味。做女孩子時家中雖然也很窮，但一切有爸爸媽媽當家作主，有飯吃飯，肉貴吃菜，倒也不覺得什麼。現在由自己當家，才知道無錢的難處。

她越想越覺得冰琪所說，未嘗不是道理。

笑貧不笑娼。何況，去

巧婦難爲無米炊

王方

十：想起冰琪的說話

雛鷹（十）

匡成

蘇絲正巧望過去，作爲不聞不見，望向他方。

同學又問：「乖乖女，做出了什麼事來？」

蘇絲回頭一望，見到了何兆泉在低聲說話，同學們在交頭接耳而竊竊私語，有些人的目光，射向蘇絲，有人大聲道：「胡說八道，我不信。」

上課鐘響，停止了他們的談話，人人回到自己的座位去，暫時沉靜。

老師上課了，身爲班長的蘇絲，發號施令，又派功課簿，處處表現出她是動奮的學生。

下課了，又有一班人走到何兆泉處打聽。

蘇絲也知何兆泉背後說自己壞話了。

有一節是體育課，全班人在學校的運動場上，由體育教師帶領同學做各項運動。

體育課除了正常集體運動之外，照例有休息時間的自由活動。

蘇絲走到一旁抹汗時，男同學李基走到她身邊道：「蘇絲，何兆泉在背後說你壞話呀。」

「口是他的，無權禁止呀。」

「但他是醜話你的，說你和男孩子在度假屋赤裸。」

「信不信？」

「我當然不信了。」

「你不信，同學也會不信的。」

「我怕有同學相信，壞了你的名譽呀。」

此時，何兆泉正好走了。

二七一：老卜故技重施

二八六：感到異常幸福

醫理淺釋

補腎先生：

來信說年老體弱，氣力不足，視力減退，問是否腎虛老化之徵狀及如何防治。假如你是位老年人，出現這種情況，是自然的規律。中醫學認爲衰老是逐漸進行的，是全身臟腑、器官等組織退化，個別的臟腑出現毛病，或器官功能減退，只是起着相關作用，而起主導作用是腎的精氣最爲關鍵性，腎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藏精，人的生長發育，生殖力强弱，和體內水液的代謝，都是由腎氣的衰盛來決定的，所謂藏精，是指父母給予的先天之精，和後天的營養經轉運化而生成水穀之精，兩者互爲依存。中醫在養生之道，是非常强調腎中的精氣的，腎的精氣包括腎陽和腎陰，腎陽是機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，對各臟腑組織起着推動作用，腎陰對機體起着滋養、潤澤作用，兩者相互爲用，維持整體的陰陽平衡，起着重要作用，故中醫稱腎爲先天之本。

男子從成年到四十歲這一階段，是腎精最充盛時期，一般的應該是筋骨堅强、肌肉壯實、思想敏捷的。四十五歲後，性機能開始逐漸減退，但如僅得養生保健，則可延緩衰老，有些七八十歲的老人，仍是健步如飛，仍有生育能力。閱下年齡還不到五十，是中年的起步，爲什麼說老呢！身體出現的氣力不足，視力減退，中醫理論是和肝腎不足和神氣虛弱有關。人到了中年，視力的調節力逐漸減退，引起老花眼，而要配戴眼鏡來調節，是一般的現象，因各人體質不同而遲早出現不同感覺了。

補腎強身

醫理論

若戴上了老花眼鏡也不能矯正視力，就要看醫生檢查是否有內障或其他因素引起的。精血不足，不目，視力便會模糊，肝臟不夠血，便不能對效的調節，而人體的眼、指甲、筋腱等，都要血的營養才能使其生理功能正常，所以中醫認爲視力減退的出現，是和肝血不足很有關係。氣力不足，有很多情況也可以導致的，基本上以氣虛爲主，多見身體虛胖，極易疲倦，飲食無味、舌質淡、不渴、大便多稀溏、弱、視力日減，應該以養肝明目，益氣扶脾等中藥來治療。

腎氣衰弱，納氣及水液代謝功能失調，所以容易見尿頻、夜尿多、或浮腫，小便不利、行路多見氣喘，及自覺不夠氣等。但腎虛是分陰虛及陽虛，或陰陽皆虛的，所以要看自己實際的情況，所出現的各種不同症狀，特別注意了解清楚，才能正確用藥。

腎陰虛的症狀：多見頭暈目眩、耳鳴、失眠、煩熱、睡眠多汗、多見傍晚口乾、或膝關酸痛、足跟痛、遺精、舌紅便秘等，若小便短赤及見半夜非常口乾，則是津液不足，陰虛火旺之症。有視力減退者，宜滋養腎陰，可用杞菊地黃湯加女貞子、莵絲子、蒺藜子、鼠尾草、山萸肉、杜仲、蒺絲子、熟地、女貞子、桑椹、茯苓、山萸肉、之類藥物，偏陽虛的，可加巴戟、玉桂等類，若陰虛日久，會引起陽虛的，同樣陽虛也可引起陰虛，所以吃藥不能長期吃，雖是補益藥，吃得多會引起陰陽的偏盛。若同時覺有心跳、心煩、失眠的，或頭暈、耳鳴、健忘等，是屬心腎不交，宜補養心腎，可用六味地黃（熟地、山藥、山萸肉、茯苓、丹皮、澤瀉）加五味子、黨參、酸棗仁、法半夏等中藥治療。

有關白果、栗子等問題，另答。（黃莎，新九一五八〇）

奇一蟲昆牛天技割

有僅無經式方卵產

或抒發抱負或寄託情思

半輪明月暗指開元通寶

絕密檔案輕而易得

假象牙

兩伊兩戰役戰術發人深省

錢幣入詩

上紙兵談

動物世界

通天曉先生：

有一種昆虫名爲「割枝天牛」，請問這是一種怎樣的昆虫？何以牠有這樣奇怪的名稱？

陳自平

陳自平先生：

在地球上，昆虫的種類十分多，千奇百怪的昆虫都有。近年來，生物學家發現你來信所問的割枝天牛，從其習性和所形成的事實來看，可以說是昆虫界之一奇。

割枝天牛和普通的天牛一樣是甲虫之一種，但並非新種，早已知道牠們存在，只不過是近年才發現牠們有奇怪的習性而已。生物學家之所以稱牠們爲割枝天牛，就是因爲近年才發現這種天牛甲虫，其雌性的有割枝的怪習性，而其他的天牛甲虫則無。

小心的觀察發現，雌性割枝天牛最喜歡的植物，是含羞草屬木本植物。牠們專門喜歡在這些植物上棲息，對其他植物却不屑一顧。雌性割枝天牛在產卵時，更是非含羞草屬木本植物不可。當雌性割枝天牛交配後即將要產卵時，便慢慢地爬上這種植物的樹梢的嫩枝上，揀呎處，用口把此嫩枝的一圈樹皮咬掉。稍爲學過植物學的人都知道，樹木的樹皮是樹木輸送水份和養料的部份，也是樹的生長部份，若將樹皮切斷，木質部份雖然完全無損，樹皮斷處茂陵一富戶的美女爲妾，卓文君以此詩勸夫，「願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」，「心人」，「錢刀」實來的愛情是不能白頭到老地面上來，這正合了雌割枝天牛的本意。因爲此時也，枝上裂縫中割枝天牛所產的卵恰巧已孵化成幼虫不久，即可在地面上到處爬行覓食，很快就成長爲新一代的割枝天牛。這就是生物學家給牠們取名爲「割枝天牛」的原故。

生物學家曾經作過實驗，用繩子綁着那段有割枝天牛卵的小枯枝，不讓其爲風吹折掉落，那麼，孵出了的割枝天牛的幼虫就無法在含羞草屬木本植物上存活。

被割枝天牛產卵而割斷嫩枝樹皮的含羞草屬木本植物，是否受到眞正的損害呢？抑或是只有小害而實際有大利呢？（七六）

陳自平先生：

在地球上，昆虫的種類十分多，千奇百怪的昆虫都有。近年來，生物學家發現你來信所問的割枝天牛，從其習性和所形成的事實來看，可以說是昆虫界之一奇。

割枝天牛和普通的天牛一樣是甲虫之一種，但並非新種，早已知道牠們存在，只不過是近年才發現牠們有奇怪的習性而已。生物學家之所以稱牠們爲割枝天牛，就是因爲近年才發現這種天牛甲虫，其雌性的有割枝的怪習性，而其他的天牛甲虫則無。

小心的觀察發現，雌性割枝天牛最喜歡的植物，是含羞草屬木本植物。牠們專門喜歡在這些植物上棲息，對其他植物却不屑一顧。雌性割枝天牛在產卵時，更是非含羞草屬木本植物不可。當雌性割枝天牛交配後即將要產卵時，便慢慢地爬上這種植物的樹梢的嫩枝上，揀呎處，用口把此嫩枝的一圈樹皮咬掉。稍爲學過植物學的人都知道，樹木的樹皮是樹木輸送水份和養料的部份，也是樹的生長部份，若將樹皮切斷，木質部份雖然完全無損，樹皮斷處茂陵一富戶的美女爲妾，卓文君以此詩勸夫，「願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」，「心人」，「錢刀」實來的愛情是不能白頭到老地面上來，這正合了雌割枝天牛的本意。因爲此時也，枝上裂縫中割枝天牛所產的卵恰巧已孵化成幼虫不久，即可在地面上到處爬行覓食，很快就成長爲新一代的割枝天牛。這就是生物學家給牠們取名爲「割枝天牛」的原故。

生物學家曾經作過實驗，用繩子綁着那段有割枝天牛卵的小枯枝，不讓其爲風吹折掉落，那麼，孵出了的割枝天牛的幼虫就無法在含羞草屬木本植物上存活。

被割枝天牛產卵而割斷嫩枝樹皮的含羞草屬木本植物，是否受到眞正的損害呢？抑或是只有小害而實際有大利呢？（七六）

詩詞歌賦

半輪明月暗指開元通寶

錢幣入詩

張介先生：

錢幣入詩，最早見於「詩經・氓」篇：「氓之蚩蚩，抱布貿絲，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。」這裡說的「布」，就是布幣；貿絲，即買絲。

到了漢代，文人以錢幣作爲吟咏對象，多爲抒情或寄託情思，表露難言之隱。科學家張衡作有「四愁詩」，其中有句詩云：「美人贈我金錯刀，何以報之英瓊瑤」，歷來爲人傳誦。

「錢刀」，「錢」，「刀」，「瑤」，「瓊」，「金」，「美人